

## 又想起了李泽厚

李大伟

上世纪80年代,思想亢奋,理想飞扬,尤其大学里,在一片落叶上有七个人在写诗,到处传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流行歌曲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整个社会充满希望。

禁锢了几十年,人们渴望知识、需要思想,李泽厚应运而生,源于他的《美的历程》,一出版即炸雷,一时洛阳纸贵。当时印书普遍用糙纸,钢笔划线会勾纸如同草纸,做眉批会化墨水,力“透”纸背如宣纸,黄梅天书页本会膨胀,因为草与含草的粪便比例过高。但《美的历程》纸张木浆比例高,即便毛笔也不化。尤其美术插页是铜版纸,厚且硬,油光发亮,我们文科生几乎人手一册,床头书柜里没有《美的历程》,就是思想侏儒、头脑偏瘫。

《美的历程》里面的文字,高屋建瓴,抓大放小,大有“伤人乎?不问马”的派头,少论证,多判断。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篇章的开头:“《红楼梦》说了千言万语,恐怕还要说上千言万语”,那种以“偏”概全的概括力,令人张口结舌。尤其“恐怕还要说上千言万语”,说明过往“千言万语”的评论有待商榷,需要我的“千言

万语”去补漏,凸显作者的自负。我第一次体味到,字里行间的皮里阳秋,不自夸也能显出自负。文章的确写得很好:干净!

李泽厚的书掀起了全国的美学潮,有位同学大我近十岁,夜自修斜挎书包还夹本厚厚的书:黑格尔的《美学》,在东一教室进进出出,关灯卧谈时,先报作者全名: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我的学校是挂上海的地方大学,生源都说上海话,他偏偏开国语,像听文艺台的译制片剪辑,有邱岳峰拿腔拿调的感觉。偏偏他的“塑普”,还兼带祖籍口音,美学变“买”学,给透明美学刷层漆。名字太长,他说得吃力,我们听得更吃力,还以为黑格尔是第四位署名作者呢。到了90年代,美国人攻打伊拉克,电视里常常报道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儿子还小,很好奇:“爸爸,伊拉克怎么有两个总统?”我想起了《美学》署名居然有四个名字,其实还是一个人!这就是被美学热带动的一位,居然不会说人话了,一口话剧腔,好像念悼词,他的美学一点不“买”。

那时候李泽厚风头正健,常常去高校开讲座,都是大礼堂,都是满座,不记得在哪里与哪一年,那时正好流行竖条隐纹西

裤,那天他走上台,没有落座,直接走到台前,开口:“我是研究美学的,亮相三分钟”,那天他穿的就是那种款式——隐纹裤。桀骜不驯,意气风发,赢得全场暴雷。那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李泽厚慢慢淡出流行,社会转型,开始全面经商。有大学请李泽厚开讲座,海报贴出,又是人山人海,学生们以为是李泽楷。

时代变了,李泽厚远走美国,在一家没有研究生院的四年制文理学院教书。他的英语读到初二,农村学校没有师资了。到了北大必修外语是俄语,英语大概是自学的。所以他怕学生听不懂,将一概念用不同的词汇解释,学生听不懂一,总能听懂二,后来习惯了,也不怕了,但怕学生提问。后来也不怕了,因为学生问的问题很简单。他很感叹:“我知道很多专业单词,但日常用语不行。”这就是一个作家,离开了母语环境的悲哀。在中国,他应该给全国一流的博士上课,有感应磁场。在美国却给一班还在发育的大学生上课,没有回响,好比单行道,有去无回。

几天前,李先生仙逝,网络上一片波澜,旋即归于平静,富二代李泽楷更有号召力,悲哀!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很怀念80年代,忽然想起三联有本小册子,书名:《那一代的人与事》,该去翻翻。

茶杯、踩着棉鞋就找隔壁邻居家聊天,女人和小孩不一会儿尾随过去,一个烤火的木柜中往往挤着四五双脚。在没电视、手机、网络等辅聊工具的前提下,隔壁邻居既聊国家大事,也侃家长里短,气氛活跃。隔壁邻居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听得见。真到要帮忙的时候,不用声张,大伙就把手伸过来。隔壁邻居也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脸红脖子粗,但双方一般脸黑不了两天便舒展开来,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故而,隔壁邻居记情不记仇,否则很难继续再做隔壁邻居……想不到的是,父辈们都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及经历,让人温暖。

这种“集体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因逐渐富起来的隔壁邻居家家盖起新房结束。不过,这种隔壁邻居之间有分有合、泾渭分明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冷漠和“互不搭界”,而恰是处理人际关系里一直希望避免矛盾与纠纷的预警,一直在核心利益上彼此公平合理地分摊和分享,这也是低生活水平环境里和睦相处的最佳方式。那些目不识丁的父辈们不知这种隔壁邻居式的生活正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基础,可他们全明白“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现代高楼大厦里的隔壁邻居缺得不正是这些吗?

## 隔壁邻居

赵柒斤

也使隔壁邻居借东西非常方便。“你家梯子借我用一下?”没人搭腔,扛起就走,用好后物归原处就行;“你家锄头借用一下?”“拿去吧!”主人答应时,锄头早已扛上隔壁邻居的肩。还有就是厨房里经常上演的“话剧”也挺有意思,隔壁邻居曹大妈跟黄大婶议论宁家的事,也不全说什么坏话,只是背后议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犯点毛主席批评的“自由主义”。突然,隔壁邻居宁家厨房电灯亮了,宁家人进厨房,曹大妈和黄大婶早已恢复常态,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没丝毫窘迫。最有意思的是,隔壁邻居谁家晚上烧好菜,其他邻居也沾光,大人喝不到“肉汤”闻足了“肉香”,小孩子往往端着饭碗就不管不顾地去串隔壁邻居家门。同时,再吝啬的邻居对小孩子都挺大方,往往将煮熟的毛粟、炒熟的花生、蒸熟的米粉粑端一盘过来,给隔壁的小孩子解解馋……

隔壁邻居串门更是家常便饭,尤其农闲的雨雪天和漫长的冬夜,男人们常捧个

## 把酒话桑麻

潘有刚

桑和麻是亲兄弟,它们的身影在老家随处可见。

桑有乔木和灌木两种形状,高大乔木状的,鹤立鸡群一般生长在竹林里,或成排站立在塘埂的外沿;矮小灌木状的,手牵着手亲亲热热地密布在河堤两边的斜坡上,或是向阳的渠埂上。

桑叶是蚕宝宝的最爱,桑葚是孩子们的最爱。竹林和塘埂上的桑树,每年夏天都爬满了孩子们的脚丫。孩子们在桑树上不仅能摘到紫色的桑葚,还能捉到灰色的天牛。天牛有着细长的会转动的角,这角被黑白的花纹分成了很多节,孩子们牵着天牛的角让它们“犁地”、架梁、“拜堂成亲”,直到玩烦了,才放它们回家。

河堤上的桑树相伴着源远流长的河水,从上游一直绵延到下游。高中时,上学、放学必经的一段河堤两边也长满了桑树。它们在一排排高大的杨树之间,生生不息。春日里拳头般慢慢舒卷开的嫩叶,夏阳下由青到红再到紫的桑葚,秋风中一片一片飘落的黄叶,冬季时覆着霜雪的枝条,它们整整伴了我三年的成长时光。

桑和麻都跟纺织密不可分。桑像大部分的树木一样自理能力非常强,栽好后基本不需要管理,而麻是庄稼,一年一生,需要精心照顾和伺候。

老家种的麻主要有两种:黄麻和红麻。春季刚种上时,麻地里总会站着几个稻草人,用来吓唬偷吃麻籽的雀鸟。幼苗长出后,稻草人的任务完成了,农人们的任务艰巨了。剃苗、拔草、锄地、灌溉,直到它们长到一人来高。

农人退出了,麻地成了鸟雀们的乐园。它们把几株相邻的麻秆连在一起筑窝做巢,麻叶上的虫子就是最好的食物。它们在麻地里安居乐业,吃喝玩乐,繁衍生息,直到收割前夕才会悄然搬走,只给我们留下空空的鸟巢。

黄麻要比红麻高和粗,叶子是披针形



粉墙黛瓦好个秋

汤蕴铭 摄

的,红麻的叶子则像小小的手掌,叶子和秆相连的部分是一段柔韧的茎,孩子们经常把茎折下,把叶子掐掉,编织宝塔、小房子、蝴蝶笼。

黄麻收割在伏天,红麻收割在夏末,都是直接拔掉,用细长的麻刀削去叶茎,剥掉根,扎成捆。不同的是,黄麻需要暴晒去除水分,红麻却需要压到水里沤,好让皮和秆分离。

炎热的伏天,晒场上、家门前、塘埂上,都晒满了一捆捆黄麻。每一小捆都是上端捆着,下端散开,成了一把很大的伞。孩子们捉迷藏,在这众多的“伞”中随便找一把钻进去,还真是不容易找到。黄麻晒上十天半月,晒干后,往往放在房檐下,或直接篷在屋里的房梁间,到秋雨连绵或冬季农闲时再扛出来剥皮,一把一把扎好,再卖掉。

红麻在水里沤几天,就可以捞上来剥皮了。剥好的麻皮,在水里清洗干净,晒干扎好,就可以卖掉了。红麻在沤的过程中会消耗大量氧气,那些沤过红麻的水坑,鱼儿在水底待不住了,纷纷探出了脑袋。我们拿着网、水盆、鸡罩,甚至用手都能抓到很多。我们把这叫作“翻坑”。“翻坑”是全村人的节日,男女老少都争先恐



莘亭風

王英鹏 书

后跳进水里,一湾池水被搅成了一湾欢声笑语,小村几天之内都沉醉在鱼香里。

桑和梓连在一起是“故乡”的代名词,桑和麻站在一块是老家的原生态风景。无限地怀念桑树下的日子和麻地边的生活,长满桑树的河堤,洒满麻捆的塘埂,不知何时才能回到那里……

自幼爱读书,尤其是读诗词,爱它的琅琅上口、古色古香、绕耳绵长。

秋夜,临窗而坐,月色漫窗台。案头一杯绿茶,芬芳馥郁,热气袅袅升起。

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精装诗词,翻阅闲读一番,才觉书中日月长呀!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读到辛弃疾的《西江月》时,赶忙收拢窗帘,推窗放眼,四处寻望。漆黑、寂静的夜,让人胸口生闷。

转而一想,现今身居闹市,哪里会有惊鹊和蛙声?

刹那间,心中既释然又怅然。继续读下阙,“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便遥想起故乡农家的秋夜来。

还是这样的夜,依旧一本诗词,坐在

## 不为物累

路来森

不为物累,“物”者为何?物,是外物,是指人身体之外的任何事物。既包括形而上的,如金钱、权利、名望等,也包括形而下的,如所思、所想,一己之执念等。“物累”,则常常是因为好之过甚,求之过度或者求之不得其道,凡事又放不下,不能淡然处之,而造成的。

《世说新语·雅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祖师少好财,阮遥集好展,并恒自经营。同一是一累,而未还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两履!”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祖师少,就是祖约,东晋名将祖逖的弟弟;阮遥集,就是阮孚,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的儿子;他们二人,各有所好,祖约喜欢钱财,阮孚喜欢收集木屐;但当有外人突然闯入时,二人的表现,却大相径庭:祖约是慌慌张张,急于掩饰,深恐金钱被别人分享;而阮孚则是“神色闲畅”,意态潇洒从容,并且还由自己的所好之“物”,悟出一番人生哲理——“未知一生当着几两履!”——感悟人生苦短。

从“物累”的角度看,祖约显然是为“物”所累者;而阮孚则表现得自然、洒脱,可谓“不为物累”者也。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财求利,人之所欲存焉,本无可厚非,但若然贪欲之心过强,求之无度,甚至于在求财求利的道路上不择手段,损人利己,那“财利”自然也就成为“物累”了。再者,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道”而得之财,自为“物累”矣,故而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求财求利,如此;名望、权利,亦是如此。好名,亦人之所欲存焉。若然,以功业

曾经写过一篇名为《野钓之美》的散文,中间谈到了咬钩的鱼,中间瞬间拉出水面的细节,特别强调了那竿尖弯曲、钓线轻颤的快感,如同“醒时还念意味绝,若在心头遣不开”一般,实在是令人回味无穷、喜不胜收。不过,这仅仅是望文生义的“悬鱼之美”,其本义和“悬鱼惑于饵饵,槛虎死于笼笼”(《抱朴子·外篇·广譬》)中的“悬鱼”类同;而与东汉羊续所要弘扬的清正廉洁美德,则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

“羊续悬鱼”典出《后汉书·羊续传》:“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讲的是羊续任南阳太守时,下属送给他生鱼,他收下后悬挂在院子里;后来此人又来送鱼,羊续把上次悬挂的鱼给他看,叫他以后不要再送了。从此,“悬鱼”一词便成了官吏廉洁、拒收贿赂的代名词。宋朝的徐积《和路朝奉新居》有诗云:“爱土主人新置榻,清身太守旧悬鱼。”明代的于谦在《初度》诗中也曾赞曰:“剩喜门庭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中华的文化就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由“羊续悬鱼”的典故,后世衍生出了一种建筑装饰,它位于悬山或者歇山建筑两端的博风板上,与正脊垂直,大多用木板雕刻而成,因为最初为鱼形,并从山面顶端悬垂,所以称为“悬鱼”。“悬鱼”至少在唐代的建筑中就已经出现,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中有“云纹悬鱼”的描绘;但在我国现存的古建筑中,保留下来的唐代实物很少,所能见到最早也是宋代所建,其中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有“垂鱼”(即悬鱼)的图像和尺寸:“垂鱼长三尺至一丈,葱草(古建筑中的装饰符号)长三尺至七尺,其广度皆取每尺之长积而为之。垂鱼每长一尺,则广六寸,厚二分五厘。葱草每长一尺,则广七寸,厚同垂鱼。”根据建筑规模,“悬鱼”“葱草”大小有所不同,但初期的长宽比例普遍为10:5和10:7。

获名望,以才学得大名,名实相副,自是无可厚非,而且还是名声愈彰愈好。以美名、立榜样,树楷模,也为社会提供一份正能量,可谓功莫大焉。但如果一味求名,名实不副,靠吹牛皮,靠虚假造势而获名,那“名”亦自是必然成为“物累”矣。古人云:“名者,实之宾也。”“名”是靠“实”而立的,名实不副,那“名”也只是一个大肥皂,吹得越大,破裂的程度也就越大,最终也许只会身败名裂。

执念,亦是人生一“物累”也。好多人也许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于将之等同于理想、信念等。其实不然,理想是奋斗的目标,信念是前进的动力,它们所提供的是一种正能量,而“执念”却常常是执于一端,固执己见,乃至于刚愎自用,它往往叫人走向极端,乃至于走上错误的人生道路。所以说,一着“执念”,即成“物累”。

凡此种种,“物”之“累”,难可尽述。

那么,怎样才能“不为物累”呢?《庄子·山木》中有一句话,曰:“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也?”意思是说:人若能支配利用外物,而不被外物所支配,又怎会被外物所牵累呢?因之,懂得支配“外物”,成为“物”之主人,方得“不为物累”。

其要,就在于要有一份淡泊的襟怀,要学会放下,懂得舍弃,懂得弃。以追逐“财利”而言,要适可而止,有度而行。财利为何?财利就是为了养身,用老百姓的一句话来说:“钱,够花的就行了。”若然再淡泊一些,如夫子所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安贫乐道,“物累”自是荡然矣。

量力而行,亦是特别重要。权利、名望,固然重要,可是能力不够,难以实现,也是徒然的。追权逐利,获取名望的路上,常常是荆棘丛丛的。执念很坚强,可是能力不够,无法实现,一场执念,也只是竹篮打水罢了。

法国作家卢梭有一句名言:“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在人的欲望远大于人的能力。”此言不虚也。“痛苦”,正是“欲望”过甚所致也。欲望过甚,即为“物累”。

不为物累,方得活出一份人生潇洒;不为物累,亦是一份姿态翩翩的生命境界。

## 悬鱼之美

钱续坤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装饰性元素,“悬鱼”不像“雀替”“斗拱”(木结构建筑中的支撑构件)那样,其实

左右不了建筑的结构,但它与“葱草”“山花”同样别出心裁,使得建筑淳朴而不粗鄙,精美而不奢靡。首先,“悬鱼之美”表现在美好的寓意上,一方面是因为古民居多为木制结构,房子怕火,而鱼为水中之物,象征水,可以克火;另一方面鱼腹多子,又体现了人们祈福多子多孙之意;加上“鱼”还是“余”和“裕”的谐音字,有的悬鱼造型直接将其与莲花、牡丹、柑橘等结合起来,祈盼“连年有余”“富贵有余”“吉庆有余”。其次,“悬鱼之美”表现在精美的雕饰上。悬鱼大多用木板雕刻而成,当然也有其他材质的,中原地区则多砖石雕刻或琉璃材质,总体都表现出大气、豪放、浑厚、自然的感官效果;在色彩上,一般是金黄、碧绿、孔雀蓝三种颜色交相辉映,无论是远观还是近视,无不叫人惊叹,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所传达的信息,都被这种设计上的独出机杼表现得淋漓尽致。再次,“悬鱼之美”表现在华美的转身上。“悬鱼”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由功能性向装饰性构件的转换,最初的样式非常简单,主要起连接和美化接缝、保护极端不被雨水侵蚀、使博风板更加牢固等作用;并且鱼的形象渐渐变得抽象简单化,出现了福、禄、财、喜、寿等各种各样的装饰形式,还有“卷云纹”,指代万事如意;“万字纹”,比喻“万德吉祥”;有的甚至变成了蝙蝠加钱形,寓意“福在眼前”,等等。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华美的转身多出现在民用的建筑上,在官廷的建筑中几乎看不到此类装饰。

现代建筑多由水泥与钢筋构筑而成,尽管在楼层上“欲与天公试比高”,在装潢上“百般红紫斗芳菲”,可是少了“悬鱼”“葱草”等等装饰,美则美矣,总觉得少了画龙点睛之笔。但愿悬鱼之美,永远都能得到传承和弘扬!

## 秋夜闲读

吴婷

农家的窗前,却意境相异。

乡村的秋夜如水。站立窗前,零星的萤火虫,闪闪烁烁,轻盈穿梭在瓜藤树影中。

蛙鸣是乡间的一首首曲。夜半三更时,青蛙在田野里、池塘边,一阵赶着一阵,一浪高过一浪,扯着嗓子,卖力地吆喝。

还有虫鸣,不容忽略的秋夜小调。仲秋夜静凉,蟋蟀闹洞房。这些小家伙们,潜伏在石砖下、草丛里,细细碎碎地哼唱着,虽整夜闹腾,却又如一首催眠曲,让人睡意盎然。

记得上小学时,一次读到两首诗,“明

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很是不解。

次日,带着诗文来到语文老师办公室,胸有成竹地对老师说,诗人写错了,明月怎么会叫?黄犬又怎会卧在花心上呢?

老师微笑着告诉我,当年王安石看到此诗,想法同你一样,但后来,他游历南方,发现有一种鸟叫“明月”,叫声婉转动听;有一种昆虫叫“黄犬”,常在花心飞来飞去。他这才明白,两句诗是对的。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的这句正合我意。秋日里,万物成熟,硕果累累,处处一派繁忙的情景。相比春困夏燥,寒冬冷峭,温馨而恬适的秋夜,更是读书的好时光。

秋夜,独自守着一处宁静,乱翻几本诗书,闲看一两页,品读二三句,随情入境,让心灵徜徉纷飞,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